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雙鳳奇緣
第二十九回 公主含羞全節 忠臣盡義輕生

詩曰：桃紅柳綠如鋪錦，粉黛尋香弄玉枝。
春宵如許人爭看，正當賞月玩花時。

話說公主抱怨一回，又羞忿一回：「想奴自幼父王、母后俱喪，依了王兄、王嫂長大成人，年已十九，指望王兄代奴選一個好駙馬，使奴終身有靠，誰知王兄不念骨肉之情，將妹子用美人計出乖露丑，成何體統？倒不如尋個自盡，以完終身結果便了。奴死之後，王兄必定要斬李陵，免得醜名落於外人之口。」想定主意，哀哀啼哭，不用夜飯，打發宮娥都去睡了，獨自伴著銀燈，閉上房門，朝外雙膝跪倒，叫聲：「父王、國母，想自幼丟下孩兒，雖然是王兄撫養成人，只為捉住漢將李陵，王兄勒逼此人降順，滿朝文武並無計策，反用妹子去哄漢臣，一點羞辱全然不顧，硬拉妹子到白虎殿內，見那面生漢子李陵，被他一番羞辱之言，教奴怎當受得起？奴一不恨李陵羞辱了奴。常言：忠臣不事二主，李陵不貪富貴，要算一個奇男子，這也難怪於他。二不恨王兄用計哄奴。他為江山社稷，愛惜李陵是個英雄，要想得一根擎天柱。三不恨皇嫂並不攔阻。王兄將奴哄誘，她與奴同是女流之輩，有何主見？四不恨滿朝文武平時高官厚祿，不能代王分憂，只進一個無恥的計策，貽笑四方。恨只恨奴家生來苦命，枉在皇宮走一遭，滿庫金銀，成何用處；滿箱珠寶，留與別人，奴是一概都帶不去，只落得羞辱之名。罷，罷，父王、母后俱在陰司，略等一等，女兒就來也。」祝告一番，抽身站起。耳聽譙樓已交五更，不由地杏眼圓睜，銀牙亂咬，怕的天明有人阻擋，恨了幾聲，忙拔出寶劍一口，照定項下就是一劍刎去，佳人雙足頓了幾頓，項下鮮血直流，屍骸倒於地下。可憐一個烈性女子，全節全義，一旦輕生。

轉了五更，天已大明，外邊宮女伺候開門，但見日高三丈，未見公主起來。大家十分詫異，忙推進房門，只見公主直躺睡在血泊裡，寶劍橫在一旁，只嚇得眾宮女真魂直冒，慌忙報知番王、番後，只叫：「不好了，公主已在宮門自盡了。請旨定奪。」番王、番後聽得，好似高山失足，大海崩舟，急急趕到宮門。番王一見公主死得好苦，不由地抱住屍骸，放聲大哭道：「御妹呀，千不是萬不是，總是做王兄的不是，早知李陵不肯降順，不該錯行此計，帶累我妹輕生。」說罷，又是一陣大哭。番後在旁也是十分傷心。番王吩咐宮女，將公主屍骨抬在牀上，開喪照禮行事。

公主的一個全節自盡的名，早已傳到外邊，沸沸揚揚。一眾文武猜疑不定，只有李陵囚在白虎殿，耳聽此信，暗想：「公主輕生，總因番王全無廉恥，不念同胞之情，將妹子用美人計哄俺，被俺羞辱一番。好個性烈女子，竟乃慘死。且住，公主一死，番王是容俺不得，定要將俺典刑，倒不如尋個自盡，以全忠義，羞殺北番一班無能之輩。」想定主意，站起身來，朝南拜上幾拜，叫聲：「萬歲皇爺，臣在番邦為忠而死，從此再不能回朝見聖君了。」又叫聲：「邊關李老伯父，姪今身死番邦，棄下寡婦孤兒，全賴伯父照看，姪死黃泉之下，也要來報伯父大恩。張氏賢妻呀，從今你獨守孤燈了，孩兒要你教訓，可為國家建功立業，不可怕死貪生。」又叫聲：「李能，我的兒呀，你還不知父被番邦捉獲，今日自盡，可憐父子不能見面。將來你要做個報仇之人，成個孝子。父今捨命，做個忠臣，正是李氏由來忠孝將，不愁千古不留名。萬歲呀，臣今遙遙拜別了！」連叩幾個頭，將身站起，走到案邊，提起羊毫，拂開花箋，吟成絕命詩二首。贊金花公主詩曰：

生來本是多嬌女，凜凜冰霜烈性成。
能重禮義難枉己，克全廉恥不容情。
鬚眉展動稱巾幗，肝膽高超淡死生。
從此芳魂歸玉闕，賢哉不愧一時名。
又自歎一首詩曰：
本是昂藏七尺身，一腔熱血向誰陳？
森森赤膽驚風雨，耿耿忠心泣鬼神。
死別羞辭我國主，生離忍絕故鄉人。
此時悲慘惟吞泣，全始全終大義臣。

吟畢二詩，放在桌上。又想：「番王被俺這等羞辱，並不發怒，回俺一言，也是他愛俺將才，想使歸順，俺豈不知？番王呀，你可曉得，常言道：忠臣不事二主，烈女不配二夫。無奈你把念頭想錯了。今日在此與你永別，留下一表，只算謝你便了。」說罷，寫起辭表一道。上寫著：

大漢天子駕前官拜征北大招討李麾下，官拜御營總兵，今充前部先行李陵再拜：番王駕前，蒙恩優待，屢次相勸歸順，俺非草木，豈不知留一線之生，苟延性命？但臣心無二，忠於漢室，不能背主忘恩；若假意歸順，反覆不常，又非大丈夫之所為也。蒙恩不加顯戮，保全首領於牖下，斯亦幸矣！俺猶偷閒歲月，怕死貪生，生無以對世上，死無以對先靈。今將永訣，留表以謝，幸為諒之。死骨存亡，聽君自便，臣亦不問。謹謝。

李陵寫了一道辭表，一並放在桌上，摺在一堆，離了案頭，要尋短見。暗暗思量：「想俺李陵哪裡生來哪裡死，北方留下漢人魂。呀呀啐！還要延挨什麼時辰？」便把鋼牙一挫，圓睜二目，見一塊蠻石鑿在階心，「罷罷！這是俺畢命之物了！」說罷，退後幾步，將頭狠狠地就是一下，只聽得「豁喇」一聲響。未知李陵性命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